



渔港之春

姜树茂

渔港之春

上

姜 树 茂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北 京

渔港之春

下

姜 树 茂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北 京

漁 港 之 春 (共二册)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539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26 $\frac{1}{8}$ 插 页 4

1979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7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725

定 价 1.65 元

目 次

引 子	1
第 一 章 春来了	43
第 二 章 故乡风云	77
第 三 章 港湾的主人	117
第 四 章 阶级情	149
第 五 章 踏着晨光前进	186
第 六 章 气候突变	212
第 七 章 无风港的风浪	243
第 八 章 靠山	267
第 九 章 老板们慌了	291
第 十 章 战斗在继续	314
第 十 一 章 阵地——我们占领	340
第 十 二 章 卖瓜的没有说瓜苦的吗？	370
第 十 三 章 “一笔错账”	397
第 十 四 章 不平静的晚上	422
第 十 五 章 阶级的使命	439
第 十 六 章 枉费心机	460
第 十 七 章 英勇不屈	496
第 十 八 章 渔家兄弟	525
第 十 九 章 风暴	552

第二十章	趁火打劫·····	580
第二十一章	亲人·····	614
第二十二章	较量·····	637
第二十三章	短兵相接·····	656
第二十四章	起跑线上·····	682
第二十五章	永不停步·····	714
第二十六章	放心社·····	745
第二十七章	孤岛上·····	775
第二十八章	覆灭·····	791
尾 声	·····	819

引 子

沙河镇是胶东出名的渔港。镇东南有座桃花山，镇东北有座杏花山，二山直伸入海，成了天然屏障，使海面风平浪静。所以，沙河镇渔港又得名为“无风港”。港湾深阔，可容大批渔船来往、停泊，加上交通方便，在历史上就是鱼产吞吐中心。因此，沙河镇便成了繁华的渔业集镇。

镇上住着五百多户人家。黄沙河从镇中穿过，把镇分成两半。河南多是商号店铺、渔霸、船主和一些当地户居住；镇北则是历年来从外地逃荒而来的人家，人们都叫它“杂姓街”。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沿海一带的气候很不正常。古历四月初，刮了一场狂风，下了一场暴雨。雨后的第四天上，风还未息，半头晌时，海上仍然怒涛滚滚，云驰雾罩，浪头愤怒地呼啸着，奔腾着，扑向滩头、礁石，激起的浪花水雾，在半空飞溅。

渔船没有出海。一伙伙面黄肌瘦、衣着褴褛的艄公，正在海滩上斜挎着拉绳，蹒跚着脚步，拖着沉重的鱼网。他们时而“嗨唷！嗨唷！”地喊着拉网号子，时而唱着凄凉、悲伤的渔歌：

黄海浪涛滚滚流，
流不尽渔家苦和愁。
人说世间牛马苦，

渔家不如马和牛。
茫茫黑夜盼天亮，
吃人的世道哪是头？

大海在为他们不断地弹奏着一支单调、悲哀而又十分古老的曲子：“呜——哗——轰！”

他们唱着，伤心地唱着，不时地抬起头来，朝着通往县城的崎岖不平的路上了望。

路上，两个身穿黑裤黑褂、歪戴大礼帽、斜挎盒子枪的镇丁，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年轻渔民往县城走着。这渔民名叫纪洪涛，二十一、二岁。他身材高大、魁梧，紫红色的脸膛，一双眼睛在浓眉下喷射着仇恨的火焰。他放慢脚步，回头深情地看了眼沙河镇，看了眼在滩头拖网的艄公。

高个子镇丁气势汹汹地用枪指着他：“快走！”

纪洪涛瞪了他一眼，没有吱声。

镇丁又说：“你真吃了熊心、豹子胆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竟敢火烧马家鱼行，砍掉老太爷的耳朵……”

“他是罪有应得。只可惜我没劈碎他的脑袋，报了我世世代代的冤仇。总有一天，穷人会向他讨还血债！”他说着，一对铜锤般的拳头攥得“咯巴咯巴”响。

两个镇丁抽了口冷气。

矮个子强打精神地说：“你不用嘴硬，等到县衙门，见了马二爷，看你低不低头。”

“马二彪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刀按脖子我也决不会向你们这伙毒蛇求饶！”

纪洪涛昂首阔步地继续走着，他看了眼怒涛滚滚的大海，浓眉微抖，多少往事象演电影似地闪现在眼前……

纪洪涛的老家原是胶县西乡。清末年间遭了洪水，爷爷为躲地主的债，就拖家带口，背井离乡，逃来沙河镇。满以为这里靠海，海里有捞不尽的鱼虾，是个养活穷人的地方，没有土地照样能过下去。谁知离了狼窝，进了虎穴。内地有地主，海边有渔霸、鱼行。渔家风里闯浪里滚，在海上出生入死，打来几筐鱼虾。回到岸上，渔霸、鱼行和反动官吏，又抽筋剥皮，什么吸血秤，包头粮，高利贷，阎王账，苛捐杂税，这般般样样，把穷艄公折腾得溜溜光。爷爷为了盖三间屋，全家有个落脚的地方，托人借了马家鱼行五十块大头洋的阎王债。这五十块阎王债呀，本生利，利生息，就象条毒蛇缠在身上，抖搂都抖搂不下来。爷爷风里闯浪里奔，一直在马四霸家当了二十多年渔工，到咽气才还上三十二块。爷爷死了，爹又接上。爹力气大，水性好，船上的活，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，可是挣的工钱却不够付马家的利息。妈妈年顶年地讨饭糊口，生了五个孩子，不是饿死，就是病死，只剩下纪洪涛一个。

纪洪涛十岁那年春天，爹为渔霸到远洋捕鱼去了，妈得病卧炕不起，家里的盆盆罐罐都空了。他愁得没法，便拿着小挡网到潮头去挡鱼。“百鱼靠岸”的时节，潮头的海货很多，不长时间就捞了二、三十斤。他高兴地才要拿着到市场卖了换地瓜干吃，不想马四霸拄着文明棍摇摇晃晃地来了。

这马四霸外号叫“鲨鱼王”，是无风港最大的霸主。这家伙胖得象头肥猪，腮帮上都嘟噜着两块横肉，就象长了两个小瘤子。他家开着鱼行，经营着渔船，雇的艄公，养的打手。他的

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，在青岛教书；二小子在县上当警察局长，直接和日本鬼子勾搭在一起。谁若是得罪了他，他叫你晚上死，你就活不到明早上。渔民出海要向他交捕鱼税，进港要纳弄埠费，港上的鱼货交易，他喊出个数，就算官价。真是脚步一活动，踏得无风港乱忽闪。纪洪涛懂事后就常想：“马家的权势为什么这样大？穷人为什么年年出力流汗，却吃不饱、穿不暖？”可是，他问爹，爹摇头；问妈，妈叹气。有一次，妈凄惨地说：“孩子，自古以来，都是赤脚的撵兔，穿鞋的吃肉，受苦的不享福，享福的不受苦！”接着又是叹息不止。

马四霸过来后，掠了纪洪涛一眼，接着盯准那筐活蹦乱跳的鲜鱼，捋着八字胡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纪洪涛斜了马四霸一眼，没有摆他，收拾起鱼网，提着鱼筐就要走。

马四霸又问：“挑哪去？”

纪洪涛答：“到市上去卖。”

“到市上去卖？”马四霸冷笑一声，用文明棍指点着，“你知不知道北到杏花山、南到海滩都属于马家，潮头鱼归马家鱼行？”

纪洪涛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嘿，你人小口气大，快把鱼送到鱼行去！”马四霸说着，朝狗腿子把文明棍一挥，狗腿子扑过来就要抢鱼。纪洪涛气得两眼喷火，抱起鱼筐，喊道：“我喂王八，也不能叫你霸去！”“哗”的一声，把鱼倒进海里。马四霸气得眼斜、鼻子歪，抡起文明棍劈头朝纪洪涛打去。纪洪涛一躲，马四霸被闪个趔趄，他正要举棍再打，不料纪洪涛气愤难忍，锅腰抓起两把海沙，朝马

四霸的狗眼狠狠地摔去。接着，纪洪涛跃身跳入大海，扎个猛子，游走了。

马四霸回到鱼行，好容易才把两眼海沙洗净，但仍然心惊肉跳。这时，两个打手走了进来，把腰一弯：“老爷，查清楚了，那小子是老纪家的。”

“老纪家的？”

“是，快结果他吧！”打手用劲握了握钢鞭。

马四霸狠毒地说：“结果他倒象踩死只蚂蚱，可我马家短少个艄公，住两年叫他到我船上干活抵债。”

穷人家的孩子成熟早，苦水里泡大的孩子骨头硬。纪洪涛十六岁那年，已经长成大汉子了。他练就一身好水性，无论是春天抱着葫芦头下海扎参，还是秋天上山砍柴，都赶上个成年人，港上的艄公谁见谁夸：“是棵好苗子，长大准是个好水手。”洪涛爹听了，笑在脸上，喜在心里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觉得日子有了奔头。

一天，洪涛爹出海回来，被叫到马家鱼行。马四霸满脸堆笑说：“老纪呀，你的孩子长得不错呀！”

洪涛爹知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没有说话。

马四霸摆出一副慈善的样子说：“人常道：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邻。孩子大了，总得学点手艺，我想让他到船上当艄公。咱是老乡亲，我保险亏待不了你。你看——”

俗话说：“贼人安的贼心肠，老鼠找的米粮仓。”洪涛爹一眼看透了马四霸的鬼主意。他想起爹，爹在马家累断了筋骨。一年冬天出海回来，身患重病，无钱医治。咽气之前，爹有气无力地呻吟：“米……米……汤……”家里没有一粒米，只好拿

着小瓢去求告马四霸。谁知马四霸把眼一瞪：“欠我的债还没付清，哪来的米？”爹死了，他又接上。他在渔霸家已经没死没活地干了大半辈子，命运并不比爹好，结局也不会比爹强，他再也不能让儿子也走这条路。他想到这里，注视着马四霸的阴阳脸，压住心头火，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可是，儿大不由爷，我还得回家和他商量一下。”

他回家把经过对洪涛一说，洪涛气的跺着脚说：“我能到荒山看坟，也不到马家当神。人常说：蝎子尾，黄鱼针，最毒莫过渔霸的心。跟这些白脸、黑心肠的人打交道，没有穷人的好呱打，咱另找别的路走。”

镇上共有八家鱼行，经营规模仅次于马家鱼行的是钱家鱼行。钱家鱼行的掌柜名叫钱万利，过去一直在青岛学生意、做买卖。他爹在家开办钱家虾庄，年前去世。他回到镇上，请了名工巧匠，重整厅房，装璜门面，把虾庄改成鱼行，生意非常兴隆。行里除了经销鱼货，今年又增加水上捕捞项目，新打了四条到远洋作业的大流网船。最近还四处张贴招工广告，雇佣渔工。对“踩三脚”^①的小舢公，除了管吃管穿外，每年还视捕捞情况，酌情给予奖励，出徒后继续在行里做工者，工价从优。洪涛和爹一商量，便雇给了钱家鱼行。

纪洪涛在钱万利船上连着干了三年。这三年哪，今年盼明年，明年盼后年，他一心一意想多挣几个钱，付清马家的阎王债。可是，资本家和渔霸是屎壳郎滚煤球——一路货色。钱万利满肚子花花肠子，比泥鳅还滑，比蝎子还毒。他挂着羊

^① 对刚上船学徒的小舢公，当地俗称“踩三脚”。一般的舢公叫二老舢，船长叫船老大。

头卖狗肉，剥削穷人的鬼道道，并不怯其马四霸。纪洪涛在他行里没死没活地干，每年口袋里都空空的。真是“下海喜，回港愁，一年一年没奔头。”他几次想辞工另找出路。可是，在那个世界上，天，是老财们的天，地，是老财们的地，穷人干什么都逃脱不出他们的手心，还有啥路可走？

冬天过去，春天又来了。但是，春天能给穷人带来什么呢？镇丁在挨门逐户催捐、逼税，鱼行的账先生在船上讨债要钱，商人在龙王庙前吆喝着“叫行”；穷苦的艄公啊，在叹息，在呻吟。最“繁华”的要算商业街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你争我吵，驴嘶马叫，杂音喧天，尘土飞扬，一片杂乱、匆忙景象。大街的两侧是商号店铺，水产、粮食、百货、当铺、赌局、饭馆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家家门口都挂着引人注目的招牌。为了招徕生意，若干家的招牌或墙壁上还书写着五颜六色的漂亮词句。那些身穿马褂、头戴礼帽的老板，一面喝着茶水，一面在拨拉着算盘珠子，搜肠刮肚地盘算着发财的点子。

一个肩背破口袋要“小钱”的中年男子，领着两个穿开花棉袄、骨瘦如柴的孩子，正站在马家鱼行前，一边敲着牛膀骨，一边吆喝着：

“掌柜的，莫说穷，当今数着鱼行兴。佣金高，利润重，高利贷，水银秤。打鱼的个个溜溜光，你的财源很旺盛。掌柜的，别生气，你搞的一套我摸底细。……”

……………

纪洪涛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码头往鱼行走着，满脸怒气地注视着这番情景，心头就象压着块千斤石，气都透不上来。为什么穷人年复一年地照样受压迫，苦度牛马不如的岁月？而

有钱人却年年剥削，过着豪华的寄生生活？穷人把汗水流给了大海，大海却把财富献给了富人，多么不公平的世道哇！从他记事起，只见穷人拚命干，不见穷人有衣穿，只见穷人流血汗，不见穷人吃饱饭。年年都有上吊的，年年都有跳海的，年年都有卖妻卖子、逃荒要饭的。他穿过人场^①，才要拐进钱家鱼行，忽然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喊：“推——磨——了，谁要推磨的——”

纪洪涛抬头一看，是瘦骨嶙嶙的瞎眼刘老大。他左手拿扇小瓢，右手拄根松木棍，身穿露花的破棉袄，腰系一绺破鱼网，腿上的单裤子被恶犬撕得稀烂，脸上的皱纹横三竖四，很深很深。

刘老大的遭遇好苦哇！他家祖祖辈辈是穷人。镇上富户的孩子刚落地就起个文雅名字，他如今五十挂零了，穷得连个名字也没有。父亲弟兄三个，一辈子都在财主船上干活。为了积攒点钱办条船，摆脱受欺凌的日子，他们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老大和老三连媳妇也没娶。到他这辈子，又是没黑没夜地干，三年前终于办条小船，刘老大喜得几天都睡不着，一合眼就梦见船。俗话说：“唱戏靠嗓，打鱼靠网”，刘老大又求亲告友，借债办了条网。满以为自己有了船，有了网，不用受老财们的窝囊气，日子就好过了。他起五更爬半夜，在海上铺风盖浪，连着打了三个满载。穷哥们都伸着大拇指头夸奖，把他乐得逢人便说：“要过日子就得有自己的船网，喝口凉水也痛快。”马四霸却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上，暗暗寻思着收拾刘老大

^① 即出卖短工、月工的场所。

的鬼计谋。

这时，正处春汛，鱼苗很厚，刘老大第四趟出海，又捕捞上半舱。他和他儿子合计一阵，只要回岸撵上好行市，就能还清购网所借的债务，父子俩喜得没顾得生火做饭，就开始返航。谁知刚掉转过船头，忽然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喊叫：“捉贼了！贼偷鱼了！”随着，从近处的礁石后窜出一条船，刘老大定神一看，马四霸站在上面，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船已驶到跟前。

马四霸瞪着玻璃球眼，冷冷一笑：“姓刘的，海里的鱼不够你捞的，你到我网上摘？怪不得马家的网哪潮都没鱼。”

刘老大听了，气得连忙分辩：“抓奸凭双，抓贼凭赃，马家的网下在南面，你怎么说我……”

没容他说完，马四霸便凶相毕露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我亲眼看见，舱里有鱼为证，你还敢抵赖？”接着朝身旁的打手撅了撅嘴巴：“快把贼绑起来！”

刘老大和儿子被五花大绑押回港湾。经过商会^①裁定，除舱里的鱼虾归马家外，另罚大洋三十块。

冤哪！刘老大哪能受这清白之冤。众人也愤愤不平，帮着他出主意，求人写张呈子，到县衙门告状、申冤。哪知马家在衙门里有人，刘老大的官司不仅没有打赢，反落个“闯衙陷害良民”的罪名，被打三十扁担，又被加重罚洋二十块。由于连着几潮没出海，还要照样缴纳商业税、弄港捐，连同罚款合起来一算，船被马四霸赶去还不够，又把三间房子霸占了去。全家哭得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管，老婆在马家门前老槐树

^① 渔霸、资本家压榨渔民的组织。

下，含冤上吊而死，儿子下了关东，至今没有音信。刘老大被闹的家破人亡，连气加恨，没用上几天，也双目失明。他流浪在街头，白天喊着为人推磨，挣碗残汤剩饭充饥，夜里在破庙里露宿。

纪洪涛走到他跟前，同情地看着他，问：“大伯，还没找到活？”

刘老大伤心地长叹一声：“睁眼的都挣不饱肚子，我这瞎眼老头子，唉！”

纪洪涛又关切地问：“你家大哥没有音信？”

刘老大说：“没有哇，穷人到哪也是寸步难行。他逃荒在外，最后还不是街死街埋，路死路葬，狼嘴是坟，狗肚子是棺材呀！真是为人不打鱼，打鱼无饭吃，命苦哇！我这辈子没想弄到这般地步，有冤无处诉，有仇不能报，真不如死了好。”他说着，浮着尘土的脸上滚满了悲伤的泪珠。

纪洪涛听着，浓眉紧锁，心头升起一股酸溜溜的滋味，直顶鼻子，他用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宽慰说：“大伯，要想法好好活下去，我不信天下路这么多，没有咱穷人的道。”话间，从口袋里掏出个窝窝头，递给刘老大。

刘老大颤抖着双手，接了过去，感动得流着泪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古历四月初一，天上起了乌云，象山峰一样，重重叠叠，慢慢移动。红翼蜻蜓满空乱飞，团团地打着圈子。海上黄浑浑的，看样子要翻天。从上次下雨，洪涛家的三间屋子就漏。今天洪涛为钱家鱼行到城里推鱼盐去了。洪涛妈便急忙赶到马家网房，去找洪涛爹来家修补一下，谁知刚把人叫到家，马四霸

派工头来催着出海。

洪涛爹说：“天不象好样……”

没等说完，工头说：“怕风怕雨不当艄公。如今正是大汛满舱金、小汛满舱银的捕鱼旺季，刚才老太爷有令，谁要不出海，耽搁潮水，全年的工钱扣一半，还要包赔停港的亏损。”

工头说罢，甩身而去。

马家财大气粗，说句话谁敢不依。

洪涛爹站在那里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半天说不出话。

洪涛妈看了天一眼，叹息着说：“如今是有钱的王八大三辈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”

洪涛爹按上锅烟，吸了口，觉得又苦又涩，他往地下一搨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孩他娘，我去吧，好在咱欠他的阎王债，今年我和洪涛挣一年就还清了。昨天我和他云山叔商量过，来年辞工去扎猛子抓参，捞石花菜，跟这些狼心狗肺的打交道，你有四两莽麦皮，他也想榨出你半斤油。”

洪涛娘忍住泪水，点了点头。她见天上的云彩越来越厚，一群海鸥从海空惊慌地掠过，又忧虑地说：“海鸥追天云戴帽，眼看就有大风到。行船三分险，寸水不可欺，这样的天道——”她不敢再说下去。

洪涛爹安抚她说：“你放心，我经心着点就是了。”说罢，转身欲走，洪涛妈看了眼他身穿的夹袄肩上又破了个大窟窿，连忙喊住了他，穿针引线，一针一针地为他缝补。

无边无际的愁云、惨雾，布满天空，笼罩着大海。

渔工们驾着小船启航了。

渔家的女人照例站在岸边的盼亲礁上，为亲人送行。她